

新編諸子集成

(第一輯)

中華書局

列子集釋

楊伯峻撰

列子集釋

中華書局

列子集釋

楊伯峻撰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長城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1³/₄印張 260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15,001—30,000冊

統一書號：2018·153 定價：2.00元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為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

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着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因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也擬選入（用清陳立疏證）。

全書將分兩輯出版。

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為止較好的注釋本。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另行注釋。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為

保持體例基本一致，除個別書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各書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點，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

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應加注釋；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

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爲偽書。凡產生時代較早，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擬酌量選入。

本書第一、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每種單獨定價，陸續發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一月

前言

(一)

列子其人，在莊子書中屢次出現，有時尊稱他爲子列子，還專有列禦寇一篇。「禦寇」也作「御寇」或「圉寇」。禦、御、圉三字古音全同，自然可以通假。這個人實有其人，因爲提到他的不止莊子一書。然而莊子逍遙遊却把列子寫成神仙：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但同一莊子，在讓王篇又說：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便又是凡人，要吃要喝。吃喝不夠，面黃肌瘦。這自相矛盾的情況，倒並不是由於莊子全書非出于一人手筆，而是莊周把實際存在的人物寓言化。莊子天下篇說，「以寓言爲廣」，寓言篇說，「寓言十九」，莊子中把實際人物寓言化的例證很多，這只是其一。把列子神化，也許意在說明列子雖然是「有道之士」，能憑空飛翔，還有待於風，并非真能「逍遙遊」。

列子的學說近於莊周，在當時影響却未必很大很深，因爲莊子天下篇評論過墨翟、宋

鉞、尹文、田駢、慎到、惠施等人，贊美了關尹、老聃，也敘述了自己，却不涉及列禦寇。荀子 非十二子篇也不提列子，司馬遷作史記更沒有一字涉及列禦寇，高似孫子略因此懷疑此人的存在，但論證還不足以使人信服。列子必有其人，其主張正如莊子應帝王中所叙：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无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无爲名戶，无爲謀府，无爲事任，无爲知主。體盡无窮，而遊无朕。盡其所受乎天，而无見得，亦虛而已。

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及呂氏春秋不二篇也都說「列子貴虛」，和莊子所說相合。看來這個列禦寇心情上擺脫了人世的貴賤、名利種種羈絆，任其自然，把客觀存在看作不存在，因之一切無所作爲。莊子所敘，自有所本，未必是故意塑造。至於戰國策韓策二說史疾治列子圍寇之言而「貴正」，則近於儒家的正名，不可能認爲是列子的正宗，只能估計是戰國說客因列子已不被人所真知，假借其名，以爲遊說的招牌而已。

(一)

漢書藝文志著錄列子八篇，那是經過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的，已不知在什麼時候散失了。今天流傳的列子八篇，肯定不是班固所著錄的原書，歷來的考辯文字可以參見本書附錄三。據張湛在序中說，他所注釋的列子，由他祖父在東晉初從外舅王宏、王弼等人家裏

發現，經過拼合、整理、校勘，「始得齊備」。而王宏、王弼家的書又屬王粲舊藏，假若博物志的話可信，可能還是蔡邕舊藏，好像流傳有緒。但過去許多學者却從反面看問題，認為張湛序是欲蓋彌彰，作偽者就是張湛本人。我則同意另一部分人意見，以為此書雖屬偽書，而作偽者不是張湛。如果是張湛自作自注，那就應該和王肅偽作孔子家語又自作注解一樣，沒有不解和誤解的地方。現在張湛注列子，有的地方說「未詳其義」，有的簡直注釋錯了。還有糾正正文之處，如力命篇說子產殺鄧析，張注便據左傳糾正它。還有批評正文處，如楊朱篇譏刺伯夷和展禽，張注便說它是「此誣賢負責之言」，由此也可見張湛思想和偽作列子者有所不同。此書偽作於張湛以前，張湛或者也是上當受騙者之一。馬敘倫列子偽書考說：

蓋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尸佼、韓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論之言，附益晚說，假爲向序以見重。

這是比較符合客觀事實的論斷。至於它所「聚斂」的原始材料，除了馬氏所列舉之外，還有一些當時所能看到而今已亡佚的古籍，例如湯問、說符的某些章節，既不見於今日所傳先秦、兩漢之書，也不是魏晉人思想的反映，而且還經魏晉人文辭中用爲典故，所以只能說作

僞列子者襲用了别的古書的某些段落。至於所謂「附益晚說」，比較明顯的例子是周穆王篇第一章，那是在汲冢書穆天子傳被發現後寫出的，力命、楊朱兩篇更是晉人思想和言行的反映。也許作僞者自己感到需要彌縫，所以在那篇僞造的劉向列子新書目錄中加以掩飾地說：

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

在我們知道列子是贗品之後，這幾句話就頗有「此地無銀」的味道了。

(三)

現在略談我對力命、楊朱二篇的看法。

由于生產水平和階級的局限性，古代的人們不能科學地解釋必然和偶然這兩個哲學範疇。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偶然中存在必然，而必然又通過偶然而表現。古代的唯心主義者認為偶然性的出現是一種非人類所能宰制的力量，即一種無可奈何的力量，這叫做命，也叫天命。唯心主義者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唯物主義者說人定勝天。這個天、人之爭，即是力、命之爭，在魏晉六朝表現得相當激烈。試看文選所收的李康運命論和嵇康集內的答張遜（遼叔）諸信，便可以窺測其大概。力命篇可以說是這一場鬥爭在寓言的外衣掩蓋下的反映，作者的立場是唯心主義的。

至于楊朱篇的「唯貴放逸」，並不是戰國時代那個楊朱的主張。先秦、兩漢古籍中講到楊朱的地方不多，粗略統計一下，僅有孟子、滕文公下、盡心上、下、莊子、駢拇、胠篋、天地、徐無鬼、山木、韓非子、說林下、八說、呂氏春秋不二、淮南子、俶真和汜論、說苑、權謀、法言五百和吾子、論衡對作諸篇，而且所記多屬一鱗半爪，不成體系。歸納起來，大致可以看出楊朱之學是「爲我」，就是呂氏春秋的「貴己」。所以孟子、莊子、韓非子、淮南子以及論衡諸書都以楊、墨并稱，因爲爲我和兼愛兩種主張正是一對尖銳的對立物。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說：

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爲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纔是「爲我」。因爲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爲人」了。

漢書、藝文志也沒有著錄楊朱的任何著述，魯迅的那段議論是極爲精闢的。晉朝人不懂得這一點，硬要在列子中炮制楊朱一篇，畫出一個他們心目中的楊朱，爲自己的放蕩和縱慾搜尋出理論根據。

既然力命篇和楊朱篇是玄學清談和放蕩縱慾的曲折反映，而並沒有什麼「二義乖背」，就無妨把它們作爲兩晉風俗史和思想史的資料來看待。除此而外，列子還保存了一些可

貴的古代材料。毛主席所講的「愚公移山」，就出自列子湯問篇。湯問篇還講到宇宙萬物的原始，宇宙的無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對宇宙的認識所能達到的科學水平。有些小故事，在寓言中有深意，或者對某些人物的深刻諷刺，這都應該說是這部書的價值所在。

列子集釋是我在二九年至三二年的舊作，在編撰過程中曾得到楊樹達教授和許維通教授的鼓勵和幫助。一九五八年曾由龍門聯合書局排印出版。現在看來，雖然值不得敝帚自珍，却也不必悔其少作，因為究竟還付出過一定勞動，于讀者多少有可以參考之處。在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和許多老知識分子一樣，沐浴着黨的陽光，欣喜不能自己，願以自己殘年餘力爲繁榮社會主義學術貢獻綿薄。中華書局希望重排這部書，因之稍加增訂，以就正于讀者。

楊伯峻

一九七八年五屆人大開幕之夜

例略

(一) 本書除列子正文外，其注釋考證分爲四類，依次排列：

(甲) 晉人張湛之注，(乙) 唐人盧重玄之解，(丙) 有關列子本文以及張注、盧解之校勘、訓詁與考據，(丁) 唐人殷敬順所纂與宋人陳景元所補之釋文以及有關釋文之考證。除張注盧解外，各說皆冠以圓圈「○」。

(二) 列子版本甚多，而元明以後之刊本多以釋文入注，遂使張注與釋文不相別白。清人汪繼培始爲釐正，并取影宋本、纂圖互注本、明世德堂本、虞九章王震亨同訂本參訂缺誤，刻入湖海樓叢書，余取之爲底本。但汪校仍有可商，乃復取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之北宋本，即四部叢刊之底本吉府本、鐵華館影宋本、道藏諸本、白文本、宋徽宗義解本、林希逸口義本、江適解本、高守元集四解本。元本、明世德堂本參校，於汪本頗有訂正。至盧重玄之解，則以道藏四解本爲依據，而用秦恩復石研齋刻本參校，擇善而從。若諸本皆有脫誤，雖考證明確，仍不敢輒改。其他文字異同，除參校諸本之顯然誤刻以及脫漏者外，其可資參考者，亦擇尤注出。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有列子數條，亦加採錄。

(三) 北堂書鈔、羣書治要、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白孔六帖、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等類書以及其他古籍所徵引之列子正文與張湛注，共計不下二三千條，文字之出入有頗大者。蓋古人引書率多臆改，未必全可憑信。本書祇擇其有助於校勘訓詁者錄之。

(四) 列子之爲晉人所僞，殆無疑義。汪繼培謂「依採諸子而稍附益之。其會粹補綴之迹，諸書見在者可覆按也」。本書雖不爲之疏通證明，但於其可資覆按之處，必藉校勘訓釋之便爲之注出，亦隱示作僞之所本耳。

(五) 清代以來之學者於「先秦古籍」率多有校勘訓釋，但於列子，除盧文弨、任大椿、俞樾、陶鴻慶以及今人王重民、王叔岷諸家外，專著不多。列子之文既多因襲，則不得不廣爲採摘，故凡有關古籍之考證訓釋足爲讀者之一助者，悉加甄錄。至於附會釋氏空談玄理者則概加屏棄。

(六) 張湛其人與列子之關係甚密，而行事已不可得詳。茲亦略加輯錄，是爲附錄一。

(七) 僞劉向之目錄、張湛之序、盧重玄之叙論、陳景元（碧虛子）之序、任大椿之序、秦恩復之序、汪繼培之序，都與本書所錄有關，有助於讀者對本書之了解，故悉載其全文，是爲附錄二。

(八) 關於列子之辨僞文字，黃雲眉之古今僞書通考補證與張心澂之僞書通考雖均有輯錄，然皆缺略甚多。余故重加薈萃，并附己見，是爲附錄三。

(九) 凡所徵引，多經覆核。惟有少數校說，猶未能一一比勘。如有差失，深冀指正。

(十) 集釋運用引號，或者標明引文起訖，或者鈎注重要詞語，皆所以助文意之顯豁，求一目能瞭然。然用之太勤，則失之細碎。故或用或否，制於所宜。故徵引某家之言，於某某曰下之引號概從省略，一則以起訖易明，毋煩標注，且以其中又有徵引，宜加識別；如此，則可免於複用夾引號，不致有混淆之病。又如敬順釋文，自有體例，易於理解，如無必要，引號亦從省略。餘可類推。此乃自定條規，幸勿繩以常律。

徵引諸家姓氏及其著述表

(一) 只限於列子八篇集釋校說內所徵引之姓氏。

(二) 略依其生卒年次排列，生卒年有可考者亦爲注出。

沈括(一〇三〇——一〇九四)

夢溪筆談

王觀國

學林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

唐韻正

黃生(一六二二——?)

字詒義府

何琬

樵香小記

惠棟(一六九七——一七八五)

松崖筆記

盧文弨(一七一七——一七九五)

羣書拾補 鍾山札記

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

十駕齋養新錄

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七)

呂氏春秋新校正 山海經新校正

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

經韻樓集 說文解字注

任大椿 (一七三八——一七八九)

列子釋文考異

汪中 (一七四四——一七九四)

經義知新記 舊學蓄疑

王念孫 (一七四四——一八三二)

讀書雜誌 廣雅疏證

沈赤然 (一七四五——一八一六)

寄傲軒隨筆

梁玉繩 (一七四五——一八一九)

呂子校補、續補

梁履繩 (一七四八——一七九三)

有校說，見呂子校補。

劉台拱 (一七五一——一八〇五)

荀子補注 從王念孫讀書雜誌錄出

孔廣森 (一七五二——一七八六)

大戴禮記注

郝懿行 (一七五七——一八二五)

荀子補注

牟庭 (一七五九——一八三二)

雪泥書屋雜志

莊達吉 (一七六〇——一八一三)

有校說，見其所刻淮南子。

王紹蘭 (一七六〇——一八三五)

說文段注訂補

秦恩復 (一七六〇——一八四三)

有校說，見所刻列子盧重玄注。

嚴可均 (一七六二——一八四三)

鐵橋漫稿

焦循 (一七六三——一八二〇)

易餘籥錄

洪頤煊（二七六五——一八三七） 讀書叢錄

王引之（二七六六——一八三四） 經傳釋詞

汪萊（二七六八——一八一三） 列子盧注考證附見秦恩復列子刻本

朱珔（二七六九——一八五〇） 小萬卷齋文稟

黃承吉（二七七一——一八四二） 字詒義府合考

沈欽韓（二七七五——一八三一） 漢書疏證

俞正燮（二七七五——一八四〇） 癸巳存稿

梁章鉅（二七七五——一八四九） 退菴隨筆

錢繹 方言箋疏

江有誥（？——一八五二） 先秦韻讀

宋翔鳳（二七七六——一八六〇） 小爾雅訓纂

馮登府（二七八三——一八四一） 三家詩異文疏證

許樾（二七八六——一八六二） 讀說文記

朱駿聲（二七八八——一八五八） 說文通訓定聲

沈濤 交翠軒筆記 銅熨斗齋隨筆